

經史百家簡編

卷二

商務印
書館

學部
審定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丹徒陳慶年編

一元

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略據日本桑原鷺藏所著東洋史爲底本而取爲中史之用與原作旨趣稍殊事義較詳改錯不少於南朝周朗所謂書不煩行習不糜力者庶乎近之審定爲中史課本○是書僅至明止課畢之後可接授汪著之本朝史

學部
審定

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

(本朝史)

元和汪榮寶著
海鹽張元濟校訂

一元五角

是書已經學部審定其評語云書分三大時期自本朝創業之始迄三藩臺灣平定爲開創時期自康熙中世迄乾隆末年爲全盛時期自嘉慶初年迄於今日爲憂患時期鈞元提要本末悉貫極有裨於掌故之學洵近今教科書中僅見之作現承汪君將版權讓歸本館又復經張菊生先生手校一過釐訂完善益徵美備

經史百家簡編卷下

湘鄉曾國藩纂
胞弟國荃審訂

記載門

傳誌下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旣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

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以上事武帝受遺詔輔幼主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

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鬢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旣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

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

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以上事昭帝誅上官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

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

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

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

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

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

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

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

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纓。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

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觔。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詔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

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絲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

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昌邑王廢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

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觔。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以上立宣帝自昭帝時。光子禹。

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縱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輅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

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光以上薨。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地。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

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以上光家驛會魏大

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

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

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

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

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

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

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

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

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

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上以

宣帝裁抑光家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嘔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

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以上霍氏邪謀之所由萌

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